



REN SHENG YOU WEI

人生有

味

惠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合编
惠阳市文学协会

庆祝惠阳市文联成立一周年！

人生有味

惠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合 编
惠 阳 市 文 学 协 会

惠阳市文学协会编辑部

电话：3371166

3376212

人生有味

惠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合 编
惠 阳 市 文 学 协 会

(2001)惠印准字第25号

惠阳市邮政广告公司承印

开本：787×1092 32开本 印张：6.5

2001年12月第1版 2001年12月第1次印刷

字数：120千字

印数：1-1000册

惠阳市文学协会理事会成员名单

名誉主席：吴国光

顾问：卢国秋

主席：陈伟青

副主席：邱新伟、陈谭生

秘书长：姚庆彩

副秘书长：秦 蓝、刘容萍

理事：孙营叶、李小惠、邓贵清

邓 钊、叶运丁、张思燕

前 言

在惠阳市委、市政府的关怀和重视下，惠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一届第一次代表大会于2000年12月28日隆重召开，选举产生了“惠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书法、文学、摄影、美术、舞蹈、音乐、曲艺、戏剧等八个协会的领导班子。一年来，文联属下各大协会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积极开展工作，并取得较大的成绩，值此全市广大文学艺术界工作者欢庆“文联”成立一周年之际。我们将《人生有味》汇编成册，以示纪念。

改革开放以来，我市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自觉学习邓小平文艺理论和江泽民总书记有关文学艺术的论述，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素质和艺术素质，甘清贫而乐奉献，来自基层而又服务于基层，积极投身到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去，发现典型、塑造典型，以我市两个文明建设的先进典型事例教育启迪和激励群众，可以说《人生有味》一书中，每篇文章的主题基调都是积极向上的。

本书选编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在惠阳工作和生活过，以及如今仍在惠阳这块热土生活着的人们所写的部分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有的在各级报刊、杂志发表过，有的获过各级奖项。我们编辑此书的目的，意在抛砖引玉，激发起惠阳更多文学爱好者的参与，积极续写自己有味的人生，为惠阳文学创作的繁荣增光添彩。

惠 阳 市 文 化 局 局 长 曾运才
惠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

二00一年十二月

目 录

小 说

纯情的女人	叶蔚林 (1)
鹧哥王	黄洁端 (4)
情系绿茵	陈伟青 (8)
借种	陈伟青 (17)
香港来的女波士	胡振光 (20)
秋风吹得正紧	叶运丁 (28)
捐款	杨云祥 (45)
“桃花仙姑”现形记	黄唐进 (48)
那座桥令我心动又心痛	李阳景 (54)

散 文

穷人幸福多	叶蔚林 (57)
心愿	陈伟青 (59)
露天电影琐忆	陈伟青 (62)
白杨	姚庆彩 (64)
车祸奇缘	姚庆彩 (66)
初出茅庐	姚庆彩 (70)
红	秦 蓝 (73)
山路上的梦想	秦 蓝 (76)
种月亮	秦 蓝 (78)
戏海	陈谭生 (80)
麻雀	孙营叶 (82)
房东阿婆	孙营叶 (85)
六儿	孙营叶 (88)
红头绳	陈名运 (91)

叶娘	陈名运 (95)
日子	李小惠 (99)
离情	李小惠 (101)
凉山猎奇	温玉才 (104)
家乡月圆	邓 钊 (108)
我家老爷子	周丽琴 (110)
花样年华	周 冰 (115)
流着泪的幸福	周 冰 (117)
家园	杨振林 (119)
二进潼镇	杨远辉 (122)
金秋月夜	郑达光 (129)
惠州梅菜的来历	马水昌 (131)
雨中玫瑰	邱学军 (133)
山稔花	邱学军 (134)
乡思	邱学军 (136)
红怨	陈曦若 (137)
黑毛衣	陈曦若 (139)
人在玉楼中	陈曦若 (142)
“枚少爷”和我的婚礼	温益军 (145)
山乡行	邱新伟 (148)

诗 歌

海鸥, 衔来青梅一枝	秦 蓝 (149)
叶挺纪念馆开馆敬赋	黄海蛟 (151)
春之花 (外一首)	吴国光 (152)
山溪	邱新伟 (154)
新才诗二首	杨新才 (155)
水晶恋人	刘海涛 (156)

蝶恋花·“七一”礼赞(外一首).....	张思燕 (158)
沁园春·中国共产党八十华诞祝词(外一首).....	林洪斌 (161)
大亚湾的波涛	杨云祥 (163)
七律·登石崖头山有感(外一首).....	黄初票 (167)
倩影(外一首).....	钟守挺 (169)
古铃(外二首).....	邓贵清 (171)
淡水郊游记事(外一首).....	张汝潭 (175)
泣血的玫瑰	杨振林 (176)

纯情的女人

叶蔚林

伊美住在高寨，禾加住在下高寨。两寨之间只隔条窄窄山沟，隔条细细溪水，抬眼望得见，喊声听得见。伊美与禾加两小无猜，常在一起玩耍，抓小鱼，捉蜻蜓，脱光身子滚入溪水中戏耍，两人亲密得如同两棵连根的小树，树上对生的两片叶子。

不觉间，两人都长大了。伊美变成高挑苗条的大姑娘，禾加变成壮如牯牛的小伙子。就像春天花要开，秋天果子熟那样自然合理，他们一往情深，双双坠入爱河。

有一天，禾加受父母之托，穿着整齐，给伊美家送来一对雪白的小公鸡，一筒贴红纸的米酒。伊美的父母含笑收下了，这便是婚姻的许诺。

可是到了秋天，禾加要应征入伍。此一去要三年才能复员回来完婚。当解放军光荣，伊美高兴。伊美对禾加说：我等你。禾加说：你当然等我。禾加到县里报到那天，伊美送他上路，一山又一山，一弯又一弯，直至山菁遮隐了他的身影。

伊美掐着指头数日月。闲暇时，伊美常在溪畔流连，在早晨，在黄昏，在有月光和没有月光的夜晚。伊美曾经给禾加寄过一封信。伊美识字不多，无法用文字表达她的情怀。几经思谋，伊美齐根剪下自己的一缕长发，长发挽着许多结，装进信封。伊美心想：禾加必定明白其中含义，便自个儿吃吃地笑了。

冬去春来，两年悠悠过去，再等一年，禾加就要回来。伊美加

紧织花带纳鞋底，攒钱买布缝新衣，一门心思准备做新娘。听老人说，山上的黄精养气补血，伊美上山挖来许多，洗净晒干，熬水天天喝，喝得肚子发胀。生孩子要流好多血呢，伊美决心要为禾加生一大堆孩子；而她就像母鸡带着雏群，冠心红红的，得意地咕咕叫。

不幸伊美忽然生了一场病，一连发冷发热好几日。病好之后，脖颈右边鼓起一个软肉包，起初鸡蛋大小，很快就变得大过拳头。老人说，不得了，是大脖子病，野地里屙尿冲撞山神，无药可医啦！又说，害大脖子病的女人不能生孩子，即便生出来也准是呆子。伊美心如刀绞，痛入骨节，一头扑进母亲怀里，哭得昏天黑地。哭过几回，伊美不哭了。伊美又给禾加寄去一封信。信封里依然装着她的头发，不过头发剪成碎碎小截。伊美心想：禾加能明白其中用意吗？伊美长长叹口气。

第二年夏天，禾加从部队复员回来了。伊美得到消息，提前两天过寨住到舅舅家里，一住小半年，坚决不和禾加见面。后来有人传讯：禾加已经和另一个姑娘结亲了。于是伊美松了一口气，回到家里。

伊美变得沉默少言，拼命做事，眉宇间出现了一道竖纹。

一天，母亲迟疑地对伊美说，西河寨的养蜂人赵大旺托人来说媒，问伊美愿不愿意嫁他。伊美想了想，说要和赵大旺见见面。次日，伊美也不收拾打扮，蓬着一头乱发去了西河寨。见到赵大旺，伊美直白地说：老赵大哥，你看见的，我有大脖子病。赵大旺说：晓得晓得，不然我哪敢高攀啊。伊美说：我不能生孩子。赵大旺说：那也不一定。伊美说：生出来也是呆子。赵大旺笑起来：我不在乎，生出张小板凳我也喜欢。听赵大旺这么说，伊美忍不住莞尔一笑。

就这样，伊美嫁了赵大旺，跟他过日子。新居坐落在林子边缘，前面也有一道溪水。竹篱下蜂箱一字儿排开。阳光中蜜蜂穿梭舞蹈。有一段时间，伊美显得又懒又娇气，做事往往走神，手软脚绵的。有时还无理哭闹，抓挠赵大旺。赵大旺笑着不躲闪，任伊美抓挠个痛快淋漓。

半年过去，伊美头一次回娘家，恰巧在溪畔碰到禾加，多年不见，伊美无言，只是苍白着脸向禾加点头招呼。但禾加一定要和她说话，请求她原谅他的悔婚，他实在是无法违抗父母的旨意。伊美含泪说：禾加，你是对的，我有病不能生孩子。但当伊美听禾加说他的婆娘刚刚生下男孩时，立即转悲为喜，诚心为禾加祝贺。伊美连忙说，下次回来一定给孩子带蜂蜜吃。伊美将这事告诉赵大旺。赵大旺骂禾加，骂他是个背信弃义的家伙。临了却嘱咐伊美：多给他送点蜂蜜，送最好最纯的冬梨花蜜。

不久，伊美自己也生了个男孩，转年又生了一个。孩子四肢五官完整无缺，孩子很小，分辨不出好歹。伊美怅然若失，深深替禾加惋惜：早知如此，悔不当初啊！然而等到孩子三四岁时，终于证实两个孩子一色痴呆，咿咿唔唔讲不出话。伊美并不觉得意外和特别难过，反而产生一种释然的轻松感：

伊美常常领着两个孩子到河边洗浴，让他们脱光趴在水边，小心地撩起溪水洒到他们身上，然后轻轻搓揉，然后用一条新毛巾为他们拭干。孩子是那么瘦弱而轻盈，伊美一手托一个，好像托住两束花朵。

赵大旺在背后钟爱地望着孩子，嘴里却喊：伊美，伊美！

鹅哥王

黄洁端

“鹅哥王”姓甚名谁？因为他如今已是著名电影新星，“为圣贤者讳”，所以，在我的故事中，不提他的真名实姓，只以中药名“鹅哥王”戏称。或者，有心的读者，会从故事对鹅哥王的外貌、性格描述中，猜出他是电影界哪一位影星。

闲话叙过，言归正传。这里，我讲一段鹅哥王当年投考电影学院的故事。

有一天，H市一座大院空地上，阳光明媚，绿荫遍地，小鸟在用C调高唱着咏叹调。一棵大榕树下，密密麻麻围满了一层又一层的人群。

最里面的人拼命抵挡着后边要挤上来的压力，其“寸土不让”的英雄气概，足令侵略者丧魂落魄。后边的人们遇到坚不可摧的“血肉长城”，无奈，只好把脖子伸着跟烧腊店吊着的烧鹅一样，还要把脚尖踮起来，方能看到圈子里面的景象。他们如果用这样的姿势坚持一天，大概以后要跳芭蕾舞，也不成问题。

圈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原来，某电影制片厂在这里招考电影演员。主考人，就是大名鼎鼎的A导演。他这人长得也怪，当他板着脸的时候，看上去象哭；他微笑，仿佛抽泣；大笑就象嚎啕痛哭了。现在，他正坐在树荫底下，给考生出一些即兴的题目。

考生大都是年轻人。有的被导演问了几句话。便变戏法似的，把脸化作猴子的红屁股，然后“夹着尾巴逃跑了”。有的姑娘扭扭

捏了半天，装腔作势，朗诵几段诗，可舌头象中风似的“半身不遂”，发出的声音含糊不清。导演“抽泣”两声，姑娘捂着脸，在观众的哄笑中，鸟一样飞走了。更有个小伙子，自以为歌喉一流，公鸡发情般地梗着脖子乱叫。被导演止住，请他到鸡场考“公鸡合唱团。”

在如此严格、挑剔，又绝不留情面的导演面前，应考的人无不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最后，一个英俊青年，勇敢地、神态自若地走上考场。他长得脸白唇红，明眸皓齿，弯卷的头发，潇洒地斜搭在高高的额门上，身段匀称矫健，一表人材。

在场观众，无不暗暗喝彩。一些人羡慕得连连吞口水，喉结七上八落。姑娘们的视线，象被磁石吸住一样，牢牢地盯在他身上。这个青年，就是鹅哥王。

导演哭丧着脸，凝视鹅哥王。

鹅哥王毫无惧色，高昂起俊秀的头颅，眼睛闪烁着自信的光彩。

导演问：“你，会什么？”

鹅哥王：“上至天文地理，下到鸡毛蒜皮，天上的懂一半，地下的知完全。”

观众哄一声笑了。导演也被他俏皮的回答逗得微微“哭泣”。导演“哭”着说：“你有幽默感，这是智力优越的表现。你，讲个笑话！”

鹅哥王不假思索，侃侃而谈：

在那不讲文明礼貌的动乱岁月，有一天，我在车站等公共汽车。哎呀，等车的人可多啦！车一到，大家都拼命往上挤呀、冲呀，乱作一团。

我看见一个大腹便便的秃头胖子左推右搡，又挤又撞，大肚子

象一个巨型篮球，把车门堵得水泄不通，卡在那里啦！后边的人都上不去，急得嗷嗷叫。不知谁出个主意，大家一齐用力，“一、二、三！”把他推上去。

秃头胖子上车一看，还有个空位，心头大喜，刚想坐，谁料到旁到钻出一个驼背矮子，屁股一歪，先坐上了。

秃头胖子气得两眼发青，胳膊窝都冒火。他闷了一会，咬牙切齿地说：“哼！我认识你！”

驼背矮子正怡然自得，快乐得象一只偷了鱼吃的小猫，听见这话，抬头望一眼秃头胖子：“怪事！我与你从不相识，干嘛硬说认识我？”

秃头胖子悻悻地大声说：“我认识你！你是弯管车间的高峰主任！”车厢“哗”地响起一片笑声。

驼背矮子哆嗦着咀嚼反齿相讥：“我也认识你！你是灯泡厂的发根同志！”又腾起一股喧闹的笑浪。

就在这个时候，有个跛子，瘸着脚，一拐一拐赶来上车，但车门已经关了。售票员撇撇嘴巴：“嘿嘿，瞧你摇摇摆摆，立场不稳，还是走路去路！”

司机不耐烦了：“喂喂，别拿人家穷开心，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了！让他上车吧！”大家一看，原来售票员是个独眼龙，忍不住哄堂大笑。

售票员气得独眼珠象通了电似的滴滴狂转。他破着嗓门对跛子嚷：“看在司机的面上，人上车吧！”人们赶紧瞧司机的脸，哈！原来是个大麻子！

鹁哥王的讲述绘声绘色，他一会学跛子，一会装驼背，惟妙惟肖，把全场的人都逗得狂笑不止，前仰后合，乐不可支。有的笑出眼泪，有的倒在地上打滚，有的边笑边揉肚子喊：“冤枉！”有的乐极生悲，笑掉了下巴，双手托着，“哎哟”叫痛。

导演也张大嘴巴，“嚎啕痛哭”。笑声稍停，导演又说话了：“你刚才的笑话，太长了一点。现在，你必须讲一句话，就得把全场人都逗笑。行吗？”

一句话？得让全场都笑？这题目也太难了！

鹌哥王眼珠一转，看见人群中，蹲着一个瞧热闹的老妇女。她长了一张难看的马脸，又尖又长的鼻子，大约受到地心吸力的作用，一个劲地往下坠，仿佛随时都会掉到地下，牙齿差不多脱光了，只剩中间两只大金牙，亮得刺眼。脸上，刻满了各式各样的数学符号：额头是等号；咀边是括号；眼角是大于号和小于号。

鹌哥王走到跟前，伸出双手，用甜得跟糖一样的语调说：“我爱你！”

老妇女惊愕得发懵：我是做梦吧？她狠狠拧自己的腿，哎呀，好痛。不是梦！这是真的！真的！在一阵奇异的感情推动下，她的脸，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复杂变化。长鼻象打桩的铁锤，一起一落急促抽动。马脸拉得仿佛尿布一般长。脸上所有数学符号都弯曲、变形。两颗金牙缝中突然冲出股气体：“嘻嘻！”

“哈哈哈哈哈！”笑声象炸弹一样在人们中间猛烈爆发！

导演再一次“大哭”不止。好一会，他捂着笑痛了的肚子对鹌哥王说：“你马上让大家止住笑。能够吗？”

话音未落，“啪”一声，鹌哥王的巴掌响亮地打在导演的腮帮上。

观众们刚才在哄笑中没听清导演讲什么，突然见鹌哥王挥手打导演，刹时惊愕得停止了笑。全场刹时静下来。不少人窃窃私语，互相探问：“怎么啦？他为什么打导演？”

导演摸摸被打得火辣辣痛的脸颊，不知是哭还是笑地说：“好！打得好！小伙子，你被录取了……”

故事就讲到这里结束。聪明的读音，你能猜出“鹌哥王”到底是谁吗？

情系绿茵

陈伟青

21岁的大头兵争强是军区足球队主力锋线队员。他17岁当兵，当兵前外号跑死马，由于他长有1.8米的个头，加之他踢起球来身形酷似法国足球名将普拉蒂尼，动作潇洒、风度翩翩，带起球过人身轻如燕，穿梭如箭，忽东忽西，飘左飘右，令人眼花缭乱，尤得军区话务连那班女兵们的青睐。争强他们足球队的住地就与话务连的住地一墙之隔，他们的训练场是军区司政后办公大楼对面的那块运动场，是女兵们上岗的必经之道。每当足球队训练比赛，必有一帮路经此地的女兵驻足观看。足球队员们见场外有女兵观看他们踢球的雄姿，必定踢得更加来劲，时而嘻嘻哈哈发出阵阵欢快的笑声，时而耍几招拿手的球技。争强不同其他足球队员看到女兵就特别来神，他把对异性的爱深深埋入心底里，外表上，他是一位水泼不进，冷峻如冰的男子汉。

在军区话务连里，有一个女兵容貌长得异常姣好：鹅蛋脸，青丝发，明眸皓齿，窈窕身材，穿上一套得体的草绿色军装后，身上各部位的轮廓线条更明了地显露着。那女兵对争强非常爱慕，她经常单独在军区足球场边那片枫树林中看争强踢球训练，每当她的目光与争强的目光相遇时，争强总是有意冷冷地回避她的目光，他摆出一副大男子汉的架势。不过，他感觉到她的目光是那样热烈，象一团火，象一股暖流穿过他的心。

这天，争强训练完后，因身上伤痛要上医务所，没有与伙伴们同行。他看完伤痛后，慢慢沿着林荫小道往回走，恰好碰到那个